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六

寓情門

後集



杜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  
妓為當時第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  
憲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  
馳書杜聞命遽來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  
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李曰聞  
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各  
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



首破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日華堂今日  
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勿心發狂言驚馬四  
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古今詩話  
茗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於傳國傳家大醉  
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頹紫雲  
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  
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樂妓崔紫雲詞華清  
峭眉目端麗李公為之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  
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

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  
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詩有云忽發狂言驚四  
座兩行紅粉一時回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  
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制衣斐然  
詩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  
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  
疑好事者附會為之也

東坡續麗人行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  
人極精戲作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



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  
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  
回首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  
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綠底  
背斜陽若教眄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終不  
反坡之偉麗也

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  
南柯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洛洛媚曉光不  
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

清歌駐還因暮雨忙散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  
臺公子賦高唐藝苑雌黃

無已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門娉  
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  
着眼未分明其二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自施  
朱作後生說與傍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  
城山谷云無已他日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  
顧影徘徊街耀太甚

遊宴門



歐陽文忠公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  
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  
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  
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冠後  
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曾賦詩云古  
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  
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  
我病猶堪嚼一鍾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  
駕為從容因勝其遊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

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而薨兩公名節固  
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  
也蔡寬夫詩話

康節春遊吟云人間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  
重洛陽金谷暖橫金殿碧銅駝晴合綺羅  
光橋邊楊柳細垂地花外鞦韆半出牆白馬蹄  
輕草如剪爛遊於此十年狂擊壤集

東臯雜錄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椎鼓  
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蔽闔



為戲其來已久

復齋漫錄云王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

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

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云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

用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窓送

曙金釵半醉坐添香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

梅花不獨宋廣平

阮戶部遊紫微觀詩春來猶未到金庭桃杏

離披柳已垂月直待斜陽方興盡一筇獨立紫

薇亭

死心嗟門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

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履

秋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

之義則貧亦何足恠按郊為溧陽尉縣有投

金瀨平陵城林薄翁蔚郊往來其間曹務

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



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辯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葛立之詩話

司馬遷遊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禍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攄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楚具於范睢蔡澤則曰二子不相克鳥

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悱之言非虛發也韻語陽秋

晨牝妖鳴袁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楚李義山造北塚云小蓮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東坡成都畫手開十眉橫



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  
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若然西施豈是稱  
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尤物皆可以為戒黃常明  
杜牧張祐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  
申誰與快冤鬼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  
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  
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  
犯嗚呼朱英之言義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  
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

一人為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  
有二絕云朱英意在強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  
日棘門奇禍作自貽伊戚何誰論又先秦豈謂  
羸為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  
憑宮掖妻邪謀黃常明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  
道乃始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  
是六節度之兵興矣故劉夢得嘗為天齋行  
二篇以快師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及噬其主



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  
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撓搶星又云太山沉  
寇六十年旅祭不饗養生愁煙今逢聖君欲封禪  
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為師  
道屯陽穀以當魏博乃例戈以攻其主泰山本王  
之神也宜福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  
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  
終乎天之所報速矣黃常明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

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  
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  
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  
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  
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姑來茲山  
中休駕喜地僻柰何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  
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荆蠻安  
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  
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為飢所驅豈免仰給



於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  
強半馬上者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  
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  
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  
為此也同上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  
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韓才非則求而有獲者也  
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  
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

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  
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管猶勝杜陵  
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  
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同上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  
彭州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  
牧何時救急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  
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厚  
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色淒涼蒼裴道州



詩云露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簡  
韋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迹也踈  
觀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  
當時能矧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  
義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  
溫余於子美亦云嘗常之

李翱賦衆鷺鷥而雜處咸嘆老而嗟卑顧予心獨  
不怨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常稱之觀老杜漢  
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槎烏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正同此意同上

樂天謫潯陽寄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  
夕聞君得九江垂死病中驚處坐暗風吹面入寒  
窗白謂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  
猶惻惻耳復貽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  
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  
前去來乃士之常二公不應如此戚戚也子瞻送文  
與可云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  
擁之前詩厥論尚矣然居易答元書以三泰為



報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嘆之語恐特傷離

索耳碧溪詩話

詩有人之情性也非強諫諍於庭然言於道怒隣  
罵座之所為也余謂怒隣言坐固非詩本旨若  
小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諧人投畀豺虎  
未嘗不憤謂不可諫諍則又甚矣箴規刺誨  
何為而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  
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諷諫而不斥者惟風為  
然如雅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其小

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恐所陳不激切豈盡  
優柔婉媚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空  
文句句必盡規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朝  
戲子美亦戲放俳諧體退之亦有寄詩雜詼  
俳不獨文舉然為自東方生而下襴處士張長  
史顏延年輩性徃多滑稽語大抵才力豪邁  
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  
口角如銜箝試以詩義授如以肉貫鼎初食不



下喉近亦能稍噉皆譎語也坡集類此不可勝  
數寄蘄簞與蒲傳正云東坡病叟長西鞦韆  
凍飢餓吟似飢鼠倚賴東風先破衾一夜雪寒  
披故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  
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  
先說饒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  
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闕食筍云紛然生喜怒  
似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未已免已作大飽計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寒來凭空案一字不

可煮皆斡旋其語而弄之信恢爾有餘與血  
指汗顏者異矣黃帝明

詩眼云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  
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  
何人詩對日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  
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  
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歎世耳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  
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嘆嗟乎此余



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犇竄南北山行水  
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蕪葦段  
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靈蓬煙艇無風繡陣馬  
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空沒而無  
少日煙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  
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  
遊八極之表耳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六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七

譏謂門

後集

東坡遊武昌寒溪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  
武昌宮又同遊困卧九折嶺褰衣獨上吳王臺出  
於一時筆快遂以上官目之繼而有李成伯詩云  
嗟嗟漢鼎久傾秉肉食曾無智與忠孟德仲謀  
交號令本初竊地捨女奴推武侯偶失三分策孫  
氏俄成一戰功寂寞西山舊巢穴庸兒九道帝  
王宮語幾乎畧矣但渠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



昌韓侯去思頌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  
實為帝皇其罪大矣 若溪

永叔萬釘寶帶爛熳環人謂此帶幾度道着觀  
子美緋魚以及之扶病垂朱紱翠帶者朱紱銀  
章付老公羽世未嘗譏之者豈以其人不宜此  
服耶固嘗有云朱紱負平生又云居然縮章  
紱受性本幽獨 若溪

唐竇常年庠輩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群  
客隱毗陵因章夏卿屢薦始入仕皆詩人也

年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器驕年諫度不可  
諫即移疾歸東都故其秋夕閑居詩云燕燕  
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藩籬羣嘗為黔  
中觀察使故其詩云佩刀看日曬賜馬傍江調  
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謠而輩詩中乃有自  
京師將赴黔南之任所謂風雨荆州二月天問人  
初顧峽中船西南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  
此詩疑羣所作而誤竇輩集中爾常歷武陵  
夔父江撫四州刺史所謂看春又過清明節筭老



重經癸巳年者將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  
庠詩不見其廵內一絕云愁雲漠漠早離離太  
液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  
萬年枝造句亦可謂秀整矣兄弟中獨羣詩  
稍愜又不得舉進士而位反居上輩詩有放魚  
詩云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  
為羣而言乎史載輩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  
號嘖嘖翁乃肯為是耶曹立之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

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  
祚靈運已扇搖異同非毀執政矣暨文帝召  
為秘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  
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則無君  
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無度為有司所糾  
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  
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鬱不用須有所  
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



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  
爲不逢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  
不至黃散而褊躁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  
心契九秋翰目玩三春蕙居常以待終處順故  
安眺不知挑墟之淺能處順耶五羊之禍能待終  
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韻語陽秋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  
必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爲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  
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于一

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下之權志在使人無  
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之虐而乃稱  
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  
自超群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  
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  
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韻語陽秋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  
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全世



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  
復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  
楊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  
甚客卿因筆墨早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  
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  
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  
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  
諸儒傳記之學為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  
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為元

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  
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耒更  
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雕蟲耻壯夫  
自是諸生尤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  
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楊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錢叟  
靜中吟撚白髭鬚蓋耒更自謂也葛立之

石筍行云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小臣  
非小官也凡事若不以道雖官尊位崇不害為  
小臣耳下云政化錯迂失大體生受化危受厚恩



此非官小者所當也但乍讀者則小臣之語似  
不指公卿耳未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  
本根豈非欲取渾敦穹竒投諸諸四裔使天下  
如同心戴舜者歟若溪詩話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  
與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  
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醢此與孔子和而  
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實  
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猶

急褊躁其莖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  
謂露才揚已忿懣沉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  
者狷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  
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即非賢哲模孫邵云遷廢  
固命也何事莖江魚皆敗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  
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  
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丹楊集

王禹玉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  
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弄不甫奇



竒歆殺宋昭宣常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  
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  
須摧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府中追張  
山人至曰汝怎生作詩嘲大臣張曰某自來多  
作十六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君笑而遣之  
王直方詩話

黃魯直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  
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  
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

年十二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  
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  
慧而愁歎見於詩耳又杜子美詩陶潛避俗  
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  
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掛  
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詐病以為  
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  
嘲耳其詩名曰遺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



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而涉於毀

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

諷朝廷殊無溫柔崇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

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舉伯淳和

溫公諸人袂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語錄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

學齊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

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太白詩亦

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

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

世豈復有偽撰耶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

熟十詠恠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

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

後為魘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比太白自



此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若溪漁隱  
曰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云

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  
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蜂蟪江挑柱格  
韻高絕盤殮盡廢然不可多食多然則發  
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  
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  
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事蓋一時爭名之詞耳  
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者耶

文潛賦虎圖詩末云頻君衛吾寢振此蓬華陋  
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  
也又大旱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  
醉眠時人以為幾於湯燭右軍也王直方詩話  
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為可笑有邊帥  
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卷之  
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  
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為挽詞云君是蕭蕭



句無人繼後風蓋為是也東軒筆錄

揚蟠金山詩云天未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覓揚

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

唐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餘

謂分界候子語也後山詩話

至和中阮逸為王宮記室王能詩多與逸唱和逸

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

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棄之隱居詩話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七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八

後集

箴規門

東坡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

販私鹽者多帶月杖故取前漢龍其遂令人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意言但

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

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又云老

翁七十自腰鑷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



鮮忘味爾米二月食無塩意言山中之人飢負  
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饑時塩法峻急僻  
遠之人無塩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  
聞韻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塩  
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  
手空羸得兒童語言好一年疆半在城中意  
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  
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教度請納  
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勿

小子第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學得城中人  
語立日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東坡開運塩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鄉  
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塩事星火急誰能  
郵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  
政泣愁淋衣襟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馬下  
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牛羊  
爭歸田雖賤辱豈識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  
勿厭藜藿是時盧秉提舉塩事壁書開運



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  
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  
河中間有湧沙救里意言開得不便自嗟泥雨  
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  
不卑<sup>早</sup>弃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夫千餘人故  
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有姓已勞  
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  
後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豬又言某亦在  
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識此哉故云寄

語故山友慎莫厭藜藿羨而思任官以譏開運  
鹽河不當以妨農事也

東坡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  
利志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sup>亦</sup>鹵變  
桑田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  
冒利輕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  
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昔禁斷其為其時好  
興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官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sup>亦</sup>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



斥國地盡變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與水利之難成也

子瞻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湖州知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某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大盞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目山前淥浸無碧瀾堂下看銜艦作堤捍水非吾事

閑送若溪入太湖某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岸故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與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王說送韓幹畫馬士疋求跋尾子瞻作詩云南山之

下沂渭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疋如雲煙駢駟駱驪騊駼白魚赤兔駢皇駟龍顧鳳頸獐且妍奇姿逸德隱駕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剪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



往來蹙足踏生飛，端象上紙筆和朱鉛。先生曹  
霸弟子韓廐馬，多肉尻雕圖肉中畫骨誇尤  
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  
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鷲鴻脫兔爭  
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意以  
騏驥自比譏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玉良之御者，  
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子瞻臘月遊孤山詩云：獸數在魚在，湖一入池檻。  
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

進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  
終老約，朱綬豈合幽人紆。人生何者非遠廬，  
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  
菖蒲麻鞋短襪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脯陶潛  
自作五柳傳。潘闔畫入三峯圖，吾年溘溘合幾餘。  
知非不去慚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書易  
虎難圖，模此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  
箠環呻吟。呼以譏新法行後公事鞭箠多也。



老杜贈韋左丞有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至為殘盃冷炙之語及姜少府為清觴異味即  
云新歡使飽姜侯德王倚為沽酒割鮮即云故  
人情義晚誰似豈附炎老驥食如是哉蓋託文  
字戲謔也然又不可不慮故有徧性貪幽棲干  
謁傷直耻事干謁以自見其志亦如示姪云  
甚間霜雜白重惠意如何已應春得細頗覺  
寄來遲皆戲言也終慮痴人以夢為實故示姪  
濟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

俗難可論正如淵明乞食篇云飢來驅我去不  
知意何之行行正斯里扣門拙言辭其卑污乃  
爾不肯為五斗折腰始與此異矣

試問高吟二十首何如低唱兩三盃又譬如長大人  
不以長為若歸來破上下一夜者無處天覺真  
贊云書生大抵多窮相金眼除非是党公皆  
笑林語也東坡

北夢瑣言載江陵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如飯  
甌措大多如鯽魚退之酬崔少府伊陽詩云下言



人吏稀惟足彪與彪今官辰溪時士人皆可喜  
而不多得近城人虎雜居戲為對云國冠思得  
多於鯽士人刻木惟宜少似彪吏人

某見同儕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  
周公魚余謂坐客且喜召伯鮓有對矣滿堂震

胡不止同戲為足成其語云京語鮓先誇召伯  
折因魚或號周公若溪

文潛詩見曹鞭管學官府翁恰見痴傍笑侮  
平明坐衙鞭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見曹鞭

管以為戲翁怒鞭人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  
先我笑為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不可不令  
操權者知坡云不辭脫袴溪水寒中水照見  
催租癡等閑戲語亦有所稱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即笑他舞袖  
太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  
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後山詩話

山谷乞猫兒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釜翻盆  
攪夜眠問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啣



蟬雖滑稽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後山詩話  
山谷謝玉炳之惠玉版紙詩云王侯鬢若綠坡竹  
此出無奴傳炳之大以為憾送零陵王簿身夏君  
玉詩未云因行訪幽禪頭陀煙雨外蓋君玉頭  
甚矣故以此戲之王直方詩話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仍俾其黨因事薦引  
言穀在詞禁言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  
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  
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

須由生處有文章不啻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  
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薄其怨望遂決意  
不用矣東軒筆錄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為詩友只給好罵滑  
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噤短於皆後人號惡家  
薄徒嘗譏名人詩炳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  
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使平沉定是破船詩  
李群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鞞  
格磔聲定是林凡語詩羅隱云雲中雞大劉安



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鬼詩杜首鶴云今  
日偶題題似着不類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  
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西清詩話

劉義落葉詩云返螿難尋穴歸禽易見窠

滿廊僧不厭一片俗嫌多鄭谷柳詩云半煙

半兩溪橋畔問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

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

及柳謎子觀者試一思之方知其善謔也首溪漁隱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馬起黑鬃翁平明不待

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為邊  
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  
年尤甚洛人目為密翁翁會官於塞上一夕傳  
胡騎犯邊師雄蒼黃震恐衣皮裘兩重伏於  
土窟中神如痴矣秦人呼土窟為土空遽為無  
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  
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隱居詩話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



比稷與契其平居趨迨自是唐虞上人時誇儀  
秦似不可曉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敵裘蘇季  
子歷國未知還季子黑貂敵得無妻嫂欺戰國  
姦民蘇張為渠比老不應未喻及觀蔽蔽餓  
首陽表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其  
意甚明前言蓋戲耳碧溪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八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九

後集

神仙門上

呂巖字洞賓一名岩客唐河中府永樂縣人曾

祖延之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終禮部侍郎父

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母

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白鶴自天而

下竟入帷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風

鶴頂龜背虎體龍腮翠眉層稜鳳眼朝鬢

頰脣露額潤身團鼻梁聳直面色黃白



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黑子筋頭大如功曹使  
者狀兩足下紋隱起如龜少聰敏日記萬言矢  
只成文既長身五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白欄  
衫繫大皂條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  
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表物他  
時遇廬則君見鍾則扣紀田心記取後遊於廬  
山始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  
墨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  
十四一云年五十始知道口卒四卦是畫乃始於乾此純陽之應

後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長髯秀  
自手携紫笻腰掛大瓢書三絕句于壁一曰坐卧  
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  
名姓踈散人中一丈夫二曰得道真仙未易逢  
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  
第一峯三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  
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洞  
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  
士曰吾鍾離其姓權其名雲房其字洞賓再



拜延坐異人曰可吟一絕予欲觀之洞賓筆不  
停綴書二十八字曰生在儒家過太平懸纓重滯  
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異  
人見詩喜曰子所居在終南鶴嶺可從予此行  
否洞賓因隨雲房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  
洞賓忽欲昏睡枕案寔假夢以舉子赴京狀  
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  
舍翰苑秘閣即曹從臺諸清要無不備歷升  
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

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  
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  
孥流於嶺表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  
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旁炊尚未熟  
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  
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  
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夢也洞賓感悟  
慨嘆知官途不足恋矣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願



求度世術雲房詭曰子骨節未完志行未足若  
欲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翻然別去洞賓快快自夫  
弃官歸隱後雲房十試洞賓皆過因與洞賓  
叙其得道來歷曾遇苦竹真君謂吾曰汝此去  
遊人間若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後遍遊  
山海竟未見人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若竹  
之記矣洞賓遂隨雲房入終南而傳道云本傳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  
號回道入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

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覓其  
風骨秀偉<sup>音</sup>蹙然起寧<sup>也</sup>徐觀其碧眼有光與  
之語其聲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  
所不道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  
席間曰聞道人喜飲欲以鬲先為壽如何公  
曰飲器中惟鍾鬲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  
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為公自小至  
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  
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



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浮白常命東老  
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奕數子  
輒拂去笑曰祇恐棋終爛斧柯曰公自日中至  
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  
蚊蚋尚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  
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挿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  
壁間而所飲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扣先託以  
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焉足道哉聞公  
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

陰功此余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  
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  
可離形而頓去性死生去住為大事死知所往  
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  
公曰此古今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  
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楷也  
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  
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  
達旦則釀瓮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漉矣回



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為公而來僧留詩以贈然  
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畫字  
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  
贈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  
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  
凡三十六年已而告別東老啓闌送之天漸明矣握  
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  
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  
恙乃囑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

九日嘗謂余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子意  
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楷又適在京師干  
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指館凡回公所言  
無有不驗陸元光回仙錄

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  
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畫梧桐影相  
傳此詩自國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  
終難整又立畫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  
話云耆卿作傾盃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



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  
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恠誕無  
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梓潼婁道明家富善玄素術常畜少女本纔  
有孕即遣去復置新者常不減十人之數晝  
夜迭御無休息而神清體健面若桃紅或經日  
不食年九十有七正如三十許人尤好誇誕大言  
對客會飲或言玄女送酒或言素女送果或  
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為真仙也一日洞賓

詭為乞人登門婁不識之化使去洞賓以兩足  
踐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三寸婁始驚異延  
置座右曰子非乞人也出侍女歌遊仙詞命之  
酒洞賓口占望江南詞酬之曰瑤池上瑞霧藹  
群仙素練金童鏘鳳板青衣玉女嘯鸞笙  
身在大羅天沉醉處漂渺玉京山唱徹步虛清  
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進  
蜀牋讀書洞賓以紙尾倒書徹紙首字是不  
遺空隙婁大驚喜方欲請問道要洞賓曰吾



已口口相傳矣妻請益復曰吾已口口相傳矣  
俄登門外大栢樹杪不見後數日妻忽不快  
吐膏液如銀者數斗而卒口口相傳之說與矣  
石上兩方數皆曰字之寓也四仙錄

陳公執中建第東都親朋合樂俄有繼縷道  
士至即洞窟也陳公問曰子能技能曰我有仙  
樂一部欲奏以侑席腰間出一軸畫掛于柱上  
繪仙女士二人各執樂器道士呼使下如人累累  
列于前兩女執幢幡以導餘女奏樂皆玉肌

花貌麗態嬌音頂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  
玉佩轉動珊珊然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而  
體甚輕虛終不類生人樂音清徹煙霄曲調  
特異三闋竟陳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  
丁玉女學道成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  
諸神皆化而為此公亦顧學否陳以為幻惑頗  
不快道士顧諸女曰可去矣遂皆復上畫軸  
道士取軸張尺卷之索紙筆大書曰曾經天  
上三千劫文在人間五百年腰下劍鋒橫紫



電爐中丹焰起蒼煙繞騎白鹿過滄海復  
跨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閒聊戲耳無人知我  
是真仙未題云谷客書即出門俄不見陳  
謂谷客乃洞賓也悔恨欲扶日未幾謝世  
洞賓遊長沙詭為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  
筭而罐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言有  
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投罐覺  
不滿有僧驅一車錢戲曰汝罐能容之否道  
人唯唯及推車入罐戛戛有聲俄不見僧曰神

仙耶幻術術耶道人口占詩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  
幻天地有終窮柔由幾遷變身固非我有財亦  
何是戀局不從吾遊騎鯨騰汗漫僧益驚疑  
欲執之道人曰若惜此錢耶吾今償汝取片紙  
投罐祝曰速推車出良久不出曰非我自取不  
可因跳入罐寂然僧擊罐碎有片紙題一詩  
自尋真要識真見真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  
車東平路僧悵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  
俟君久矣以車還之錢皆在曰我呂公也始謂



汝可教令惜錢之念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謝不  
及矣同上

石介守道為國子監直講一方士稱曰叟上謂袖  
出詩曰高心休擬鳳池遊朱紱銀章寵七優  
莫待禍來名欲滅林泉養浩預為謀石遜謝  
不悟其旨延以酒食日將夕叟辭石留之宿曰  
吾孤雲野鶴安可留也既及暮年因賊孔宜溫  
謀逆石嘗有書與之生貶卒同上

太常博士王綸守岳州有回道上謁貌清癯短褐

不掩髻語音清圓綸問世系回曰世系不必問  
所請教者奕棋耳與奕綸素號國手至是  
連負日云暮乃酌以酒問何方人回書詩曰仙  
籍班班有姓名蓬萊僊客呂先生凡夫肉眼  
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樹精綸驚訝問已失之矣  
庭下煙雲滃然移時不散同上

宋朝張天覺為相之日有縉縷道人及門求施  
公不知禮敬因戲問道人有何仙術答以能裡  
土為香公請試為之須臾煙罷道人不見但



留詩於案上云捏土為香事有因世間宜假  
不宜真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遊呂洞賓  
洞賓詭為回處遊大雲寺隨堂會食月餘謂  
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麵耳遂去旬日獲乃少  
許麵至自炮設數百僧皆飽足僧請處士啜  
善因舉丁晉公詩曰花隨僧筍破雲逐客甌  
圓處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乃書詩曰玉蕊  
一鎗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工夫兔毛甌淺香雲  
白蝦眼湯翻細浪俱斷送睡魔離几席增添

清氣入肌膚幽巖自落溪崑外不肯移根入  
上都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遂別去後  
僧亦仙去同上

永康軍倪某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旦  
及莫飲佳醞已及石餘衆恠之相聚以觀倪需  
酒金道人瞪目不語頽然醉倒倪坐守之  
曙鼓動道人忽起援筆題詩於壁曰鯨吸  
鰲吞數百杯玉山誰起復誰頽醒時兩袖天  
風冷一朶紅雲海上來未書云三山道士陽純作



坐一塊擲倪面走出門柳望東北一朶紅雲  
而來撫掌大笑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徹數分  
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始知陽純者  
乃純陽也同上

東都有奴名楊柳絕色也一道人來往其家屢輸  
金帛然終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追之道  
人曰吾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內交聖胎已  
結嬰兒將生豈復戀外色乎內交之樂過於  
外交之樂遠矣楊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

覺館賓蕭某與楊狎楊以告蕭而蕭以告  
張遽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棲雲庵雲  
堂不出良久排闥尋之則已不獲惟壁上有詩  
曰一吸鸞笙列衣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  
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雞鳴後庵遺火  
無子遺而題詩之壁岿然獨存亦一異也同上

廣陵妓黃鸞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有呂秀才  
托宿黃以其藍縷垢污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  
一曰嫖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



鶴髮雞皮媪今日玉顏花貌人  
二日花開花落兩悲歡  
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  
防客折落來地上情誰看  
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二十九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四十

後集

神仙門下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歸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  
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  
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簿  
閱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諒謫  
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甚秀  
神宇清邁滕知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  
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  
回聞之



憮然大笑而別莫知所之東軒筆錄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  
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  
心三疊蓋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  
貴欲薰天黃梁炊未熟夢驚殘是非海重衣  
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再遊滄浦  
廬山住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  
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  
按而歌之輒以俚語竄入睅然自布井氣不類

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  
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  
以物色迹逐之知其為呂洞賓也東坡

後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  
中道者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為  
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  
無可疑者茗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梁  
猶未熟夢驚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  
呂翁也靈恠佳亦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



絕相類浮世榮枯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  
作夢既可笑亦可歎也

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子方飛發迹遊名  
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  
之蓋為國師三十年楊氏未解化而去弟子葬  
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義七年楊溥贈問政  
先生方外之允德誨為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  
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  
於此山谷

茗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谷幽  
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千尋  
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  
物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丹罷椀浸  
星宮呪水閑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  
度函關龜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鬻翎頂更殷  
旣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節杖  
攬拄菖蒲節荀幘高簪玳瑁斑新隱漸聞  
侵月窟舊隣猶說枕沙灣黃精苗倒眠青



鹿紅杏枝低掛白鷗海上使頻青鳥點篋中  
藏久白驢頑手踈俗禮慵非傲肘後靈方秘  
不慳寶錄匣垂金縷帶絳囊條鎖玉連環  
常尋靈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勿  
煮銀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焚手靜張棋局  
鋪還打默考仙經註又剛床並高鞋寒兔伏  
窓橫檉儿老龍跼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  
琴夜撼闌榭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聆耳响  
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髻難凋不死顏

早晚重逢蕭塢客願隨芝蓋出塵寰余  
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事  
多出師道本傳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  
謂曰不見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  
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此月痒時正可爬背  
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  
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事  
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詩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



多東征重得見青娥辟手麟方擬窮歡喜不  
柰閑人背痒何隱居詩話

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言昔乃白髮  
社翁遇師授以神藥今年踰下壽顏如渥丹  
有孺子色旣父告歸留一絕未句云莫訝杖  
藜歸去早舊山閑却一溪雲西清詩話

鍾弱翁帥平涼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  
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  
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

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  
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旣去郡人見方  
士擔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甕乃二口  
豈洞賓也西清詩話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  
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  
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  
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  
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



吹去意還驚。眉黛感山青。鏗鐵板閑引步  
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  
月華清。東問何人製。衣曰上清。秦真久詞也。歌  
罷得數錢。下樓函遣僕。追之已失矣。夷堅志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  
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  
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朝入  
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  
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凌遂赴井。死人下視之。

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說如此。

東坡

近有人遊羅浮。留宿岩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  
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  
不顧。但長嘯數聲。響振衣林。歌詩云。雲來

萬嶺動。雲去天色長。嘯兩三聲。耳空山秋月白清。

太學體遠齋。饒州同人遇遊道士。道士本里人。化去

已多年。一日來客位。相約訪同人。請假歸齋。假  
薄中有詩一絕。乃道士所書也。詩云。相別來來



一百秋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  
人間詩不休今是堂手錄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運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  
人僕射蓋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  
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後歸坐作  
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  
壁上云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  
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  
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

人也蓮人相傳如此後頗有仕進者東坡

張宣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  
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瑤琅珮者數百人  
揖宣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  
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常與織女機  
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宣成一絕句云天風吹  
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  
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雖佳絕未免  
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熙寧中王迪為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見星冠羽旆縹緲見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隨此勉自修證勿論若海既去迪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弃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亦可以記其實員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作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

昌黎王兔山前藥花看金鰲背上春莫恠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復齋漫錄

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為神仙也李衛公進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道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



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數句云吟晚  
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零亂  
白雲蒼翁欲歸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  
才鬼耶許彥周詩話

予治平末沂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  
真君長生金丹訣者本相示余問之曰汝知金丹訣  
耶道士曰不知也然去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  
余佳其意誠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  
內也非金石所能堅疑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

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  
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解而去求變化輕  
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  
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  
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  
死譬言積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余  
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散金丹不幸赴井而  
死既而五臟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屑致於盛夏  
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



後十餘年館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暮年乃成公喜告余曰吾藥成可服矣余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余為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

我姑俟之

蘇子由龍川略志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四十

後集



